

旧 文 新 知 丛 书

箭与靶

许道明 陈麦青编评

文坛名家笔战文编

WENTANMINGJIA BIZHANWENBIAN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箭与靶:文坛名家笔战文编/许道明,陈麦青编评. - 上海:

上海文化出版社,2001.1

ISBN 7-80646-218-X

I. 笔… II. ①许…②陈… III. 杂文-作品集-中国-现代

IV. I26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9044 号

责任编辑:黄 韬

封面设计:周艳梅

箭与靶——文坛名家笔战文编

许道明 陈麦青 编评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邮件:csicm@publib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i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27 插页 1 字数 579,000

2001年1月第1版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,100册

ISBN 7-80646-218-X/I·296

定价:35.00元

编者前言

这里搜集的百来篇文章，半数以上向来被人称作传世之名文，一些似乎不名之文，在它们问世之初，也享有过某种程度的“声名”，惟难得传世而已。不论是哪种角色，它们却有某些共通的地方，算来都是一些攻难针砭之作，气氛似乎也有些“奇特”，或正面的，或反面的。此外，它们全部可见于当时的公开出版物，于今已属天下之公器也。

陶潜有“奇文共欣赏，疑义相与析”的说法，诗人本意在描述友朋间相契的一种胜境。记得五十年代后期反右斗争时，《文艺报》领命用过这两句，并在这两句下面，连续登载了一批供批判用的文章，那个时候似乎还没有“革命大批判”一说，当然已经有了“大鸣大放大字报”。这是特殊年代对“奇文共欣赏，疑义相与析”的一种特殊用法，或者说是正面文章反面做，恰如某位名人喜欢用的“反其意而用之”，大抵属意于生出些讽刺来。

本编百来篇的奇文，大半是批评现代文学名人的，说对说错的都有，疑义遍地，正好供人们“相与析”。我们的任务是将它们稍微整理了一下，打算和读者朋友一起切磋探究。为了某种责任，也为了珍视和读者朋友的友谊，不揣浅陋，借所谓

的“编者案”，权充先来一番开场白，学句时兴话，“抛砖引玉”也。

文学批评以指陈美点和谬误为要务，它的极端形式坊间多以“捧”与“骂”喻之，自然太过通俗，但终究无大错，甚至还特透辟。论批评，不骂不捧固然好，骂骂捧捧其实也是无妨的，就是像鲁迅那般的世纪大贤，仅止于不满“捧杀”与“骂杀”而已，足见他还是尊重流布于社会上的“约定俗成”的，很有群众观点。

因此之故，我们也愿意承认，这里的百来篇奇文都属“骂人文章”，或者说是“骂人文章”的扩大版，即“骂世文章”。

知堂有名文《论骂人文章》，刊于《论语》第一百零二期，朱光潜以为写得极痛快淋漓，在他那篇和巴金闹事的文章中，为壮行色，曾摘采过许多段落。

在知堂老人看来，骂人的文章可以分两大类，一是“为官的”，一是“为私的”。为私的一类“骂法有人称作爬梯子，或曰借头。其办法甚简单，只要挑选社会上稍有名声的一二人，狗血喷头的痛骂一番，骂得对不对完全不成问题，只要使人家知道某人这样的被我所骂了就好”。至于官骂“本自古有之，如历来传旨申饬即是”。官骂也者，形形色色，倒也有其基本路数：“未开幕以前当然有些筹备，这且不谈，只看突然变动，四面总攻，其攻击不择手段”。谁被指定挨这类官骂的，惟有“守、战，或是降，胜总是休想”。守与战，知堂也有若干分说，“守即不理，即兵法上的坚壁清野，此事最省事，只须持久。战即是回骂。当回骂之初大约觉得很痛快的，自己喜得还有这样力气舞动大刀，而且一刀都劈中敌阵的要害，却不知已中了道儿，犹如遇见鬼打墙，拳打足踢，气力用尽而墙终如故。”或

许知堂本人在骂人与被骂的事业中，也算得行家里手一流，他终于向世人撞响警钟：“这类集团的官骂，古有臣工之骂，今有帮行之骂，都是很厉害的，单身独客，千万注意，沾惹不得。”

知堂毕竟是知堂，已经有过一些人，当然包括朱光潜，以为论骂人文章，至此至矣尽矣。其实，我们还有些补正的意见，比如骂人的文章除“为官的”和“为私的”两类外，尚有“为商的”或“为钱的”。如若将“为商的”归入“为私的”一类，那么就“为官的”而言，中间大半也有着“为私的”分子。所以，化约地说来，天底下到底只有两类骂人文章，一类是“为私的”，全关涉个人的身家性命，诸如名誉身份、意气牢骚、重器乌纱等等；另一类是“为公的”，倒有些为信仰而奋斗的意思，甚至径直是为真理而不得不骂人的。这种分疏并非多余，大可以帮助我们读出周作人《论骂人文章》中的于心戚戚然，乃至可以测度三十年代周作人的骂人是何等样的性状。他早在五四时期以夫子自道，其灵魂里面“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”，当他趣味中还有叛徒活着时，不惮烦地骂过人，骂得痛快，骂得磊落。而他最终打算归趋隐士时，才引发出一大篇对骂人形相手段的擘划，虽然他还难以忘情于骂人，不时还会故伎痒痒，但心境毕竟阴暗了许多。

鲁迅生前与身后，曾被不少人说成是“骂人”与“骂世”的专家，其实他老人家倒从未讳言过骂的，坦诚得一如高照的朗月。他说：

我想，骂人是极普通的事，可惜大家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，谁该骂，所以不行。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，而又继之以骂，那么，就很有意思了，于是就

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。

——《通讯(豫报副刊)》

假如你到四马路去，看见堆妓在拖人，倘大声说：“野鸡在拉客”，那就会被她骂你是“骂人”……但事实呢，却的确是“野鸡在拉客”，不过只可心里知道，说不得。在万不得已时，也只能说“姑娘勒浪做生意”……这才不是骂人。

——《论讽刺》

鲁迅是明白人，一般的忌讳骂人，在他看来近乎迂腐，像他老弟那样一概扑杀骂人，不足为训。骂人有许多的讲究，街头巷尾青皮无赖泼妇恶婆所专擅的骂人，自不待言，至于有眼光有胆量有怀抱有身手的骂人，实在近乎非骂，是正派人的作为，甚至还是有人不可或缺的人生内容。这里彰显着界限，在鲁迅生活的年代，径直在任何只要存在是是非非的岁月中，骂骂人或被人骂骂，也难免，有时骂人实在是出于无奈，有时竟还非骂不可。这类的骂人，其意味充其量是说了一声“野鸡在拉客”，吴依软语的“姑娘勒浪做生意”，很难奏效。不分骂人的青红皂白，以正人君子自居如周作人者，通常为着两件事，一是心虚力薄，已经吃不消被人骂，二是为了垄断，只准他骂你而不准你骂他。

本书即将编竣时，已临庚辰春节，我们有幸读到《文汇报书周报》上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的《批评规范小议》，顿然让我们吃惊了一番。严先生明白申说：“如果我们从三十年代的围剿鲁迅，四十年代东北的批判萧军和南方批判萧乾、沈从文等作家，五十年代的整肃胡风集团和反右派斗争，六十年代前期

的文化批判这一系列事件中，精选出一部分最有代表性的批判文章，加以出版，那或许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。”看来，地球并不大，活蹦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们的想象力也有限，彼此之间居然冷不丁儿便会冒出差不多的想头来。

我们工作的性质与严先生的愿望稍稍有些差别。我们以为，同为攻难文章，用心和办法的不同，也会影响具体的成色和质地，即便同为“骂人”，却有云泥之别。道理在鲁迅论“骂人文章”中已说得非常明白了。我们将种种有关“骂人”类的批评文字扎成一束，从而能够使它们彼此形成某种程度的比较，互为参照，从而叫人了然于批评文字虽不必诉诸骂人，但不是不可以“骂人”，倘“骂”得像正派人的样子，进而“骂”得得法，是近于非骂的。严家炎先生是现代文学研究名家，他所“小议”的种种，大都含茹大论之旨。或“既要批评，首先总得了解自己批评的对象，读过自己想要批评的书”；或“批评的力量取决于态度的实事求是和说理的严密透辟，并不取决于摆出唬人的声势或抛出几顶可怕的帽子”；或“批评必须尊重原意，忠于原文，不能断章取义，移花接木，另扎一个稻草人为靶子”；或“批评宜以对方实实在在的文字做根据，不搞诛心之论”；或“批评就是批评，不要进行人身攻击或造谣中伤”等，凡此，虽出诸一位花甲以上的老人之口，但鲜活得紧，在在都令人深思再三。

读罢严先生的“小议”，我们终于还有幸看清严先生写下这篇文字的真切动机，意义当在“吃惊”以上。他说近年研究金庸小说，发表了一些看法，却受到了莫名的攻讦，性质虽大可分殊，形相倒几近以往丑恶和惨痛历史之重现，语调异常沉痛。应该说，严先生的遭遇在今天并非独有，太平世界还日日

出现着丑恶与惨痛。我们想,如果有人愿意将那些玩艺和过往的不是东西的东西分类排比一下,或者将那些玩艺和过往“骂人”骂得比较过瘾的文字对照一下,利在当代,功在千秋,大概会很有趣。引领而望,实不胜馨香祝祷之至。

二〇〇〇年元宵节

目 录

编者前言	1
------------	---

钱玄同	文学革命之反响	1
周作人	论中国旧戏之应废	8
罗家伦	今日中国之小说界	13
林 纾	荆生	26
鲁 迅	有无相通	29
茅 盾	关于现代中国的旧派小说	31
胡梦华	读了汪静之君的《蕙的风》以后	42
成仿吾	诗之防御战	50
洪为法	漆黑一团	67
高长虹	一九二六,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	73
巴 宁	现代一群作家的尾巴	95
巴 宁	现代中国文艺的解剖	104
巴 宁	提倡新兴文艺的不通	114
巴 宁	现代中国文艺的下贱性	123
鲁 迅	上海文艺之一瞥——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 研究会讲	133

王平陵	礼拜五派文艺给予国民生活的毒害·····	146
张露薇	现代中国文学的总清算·····	151
梁实秋	编者的话·····	180
王实味	野百合花·····	183
沈从文	文学运动的重造·····	193
施蛰存	文学之贫困·····	204
朱光潜	文学上的低级趣味·····	210
郭沫若	斥反动文艺·····	227
陈 源	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·····	234
田问山	致鲁迅信两封·····	241
郭沫若	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——批评鲁迅的《我的 态度气量和年纪》·····	246
梁实秋	论鲁迅先生的“硬译”·····	256
甲辰生	鲁迅卖狗皮膏药·····	261
男 儿	文坛上的贰臣传·····	265
廖沫沙	论“花边文学”·····	270
周作人	十竹斋的小摆设·····	274
毕树棠	鲁迅的散文·····	278
苏雪林	与蔡子民先生论鲁迅书·····	286
苏雪林	论鲁迅的杂感文——四年前的一篇残稿·····	294
李 直	鲁迅的评价·····	304
梁实秋	鲁迅与我·····	310
郑学稼	鲁迅与阿 Q ·····	317
梅 子	鲁迅的再评价·····	323
川 岛	“又上了胡适之的当”·····	331

李翊东	致胡适·····	334
瞿秋白	王道诗话·····	338
郭沫若	论胡适的态度·····	341
荆 风	胡适老了·····	346
迪 吉	胡适之关心周作人到底! ·····	349
冯培澜	胡适博士的迷茫·····	353
楼适夷	胡适的妙计·····	357
侯外庐	胡适、胡其所适? ·····	360
郭沫若	“三无主义”疏证·····	365
孟 超	周作人东渡·····	367
相 梭	李陵与周作人·····	373
冯雪峰	谈士节兼论周作人·····	378
茅 盾	周作人的“知惭愧”·····	388
潘齐亮	周作人二三事·····	391
白坚离	周作人胡适之合论·····	398
鲁 迅	“音乐”? ·····	403
刘半农	徐志摩先生的耳朵·····	406
钱杏邨	徐志摩先生的自画像·····	410
刘半农	奉答陈通伯先生 兼答 SSS 君及某前辈 ···	418
川 岛	“西涇”的“吃嘴巴”·····	426
鲁 迅	文坛的掌故(并徐匀来信)·····	431
沈从文	论郭沫若·····	436
杨 甫	郭沫若投共记·····	444
龚持平	天真的郭沫若·····	456
陶希圣	纠正一种思想·····	459
傅克兴	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——评茅盾君	

	底《从牯岭到东京》.....	464
李初梨	茅盾给我们提出的问题.....	480
钱杏邨	关于茅盾——从《留别云妹》说起.....	496
徐 杰	《一个女性》.....	508
顾仲彝	《野蔷薇》.....	515
钱杏邨	茅盾与现实——读了他的《野蔷薇》以后.....	518
黄老大	鲁迅茅盾暗斗 《译文》于焉停刊新文坛史料 外页.....	529
郑学稼	茅盾论.....	532
胡 适	编辑余谈二则.....	552
成仿吾	读了《广州事情》.....	557
阳翰笙	关于郁达夫.....	561
苏雪林	郁达夫论.....	564
刚果伦	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.....	577
胡 风	粉饰,歪曲,铁一般的事实——用《现代》第一 卷的创作做例子,评第三种人论争中的 中心问题之一.....	587
吴复原	巴金论——作家批判.....	609
朱光潜	眼泪文学.....	617
朱光潜	读《论骂人文章》.....	622
安 闲	《春》.....	627
莫名奇	该捉来吊死的作家(外一篇).....	630
向培良	冰心胡说些什么?	635
鲁 迅	革命咖啡店.....	644
鲁 迅	教授杂咏四首.....	647
鲁 迅	骂杀与捧杀.....	650

王燎荧	评丁玲《在医院中》.....	653
吴时韵	《叹息三章》与《诗三首》读后.....	663
艾 青	现实不容许歪曲.....	671
金灿然	间隔——何诗与吴评.....	692
贾 芝	略谈何其芳同志的六首诗——由吴时韵同志 的批评谈起.....	703
何家槐等	留港粤文艺作家为检举戴望舒附敌向中华 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建议书.....	716
鲁 迅	七论“文人相轻”——两伤.....	719
黎 禄	沈从文先生的天真.....	723
聂绀弩	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.....	726
叶以群	论沈从文的《从现实学习》.....	735
林默涵	“清高”和“寂寞”.....	743
初 犊	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.....	746
邵荃麟	二丑与小丑之间——看沈从文的“新希望”... ..	759
冯乃超	略评沈从文的《熊公馆》.....	763
巴 金	向朱光潜先生进一个忠告.....	767
邵荃麟	朱光潜的怯懦与凶残.....	777
蔡 仪	论朱光潜.....	786
屏 溪	《围城》读后.....	806
唐 湜	师陀的《结婚》——《晨光文学丛书》之一.....	809
王任叔	读《围城》.....	816
胡 绳	评姚雪垠的几本小说.....	827
宋之的	斥《文化报》的谬论.....	844

文学革命之反响

钱玄同

新青年诸君子大鉴：某在辛丑壬寅之际，有感于朝政不纲，强邻虎视，以为非采用西法不足以救亡。尝负笈扶桑，就梅谦博士讲习法政之学。归国以后，见士气嚣张，人心浮动，道德败坏，一落千丈。青年学子，动辄诋毁先圣，蔑弃儒书，倡家庭革命之邪说，驯至父子伦亡，夫妇道苦。其在妇女则一入学堂，尤喜撷拾新学之口头禅，语以贤母良妻为不足学，以自由恋爱为正理，以再嫁失节为当然。甚至剪发髻，曳革履，高视阔步，恬不知耻。鄙人观此，乃知提倡新学，流弊甚多，遂禁不敢声。辛亥国变以还，纪纲扫地，名教沦胥。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。有识之士，蠹火心伤。某虽具愚公移山之志，奈无鲁阳挥戈之能，遁迹黄冠者，已五年矣。日者过友人案头，见有贵报，颜曰“新青年”，以为或有扶持大教，昌明圣道之论，能拯青年于陷溺，回狂澜于既倒乎。因亟假读，则与鄙见所期，一一皆得其反。噫，贵报诸子，岂犹以青年之沦于夷狄为未足，必欲使之违禽兽不远乎？贵报排斥孔子，废灭纲常之论，稍有识者虑无不指发。且狂吠之谈，固无伤于日月，初无待鄙人之

驳斥。又观贵报对于西教，从不排斥，以是知贵报诸子殆多西教信徒。各是其是，亦不必置辩。惟贵报又大倡文学革命之论。权輿于二卷之末，三卷中乃大放厥词，几于无册无之。四卷一号更以白话行文且用种种奇形怪状之钩挑以代圈点。贵报诸子，工于媚外，惟强是得常谓西洋文明胜于中国，中国宜亟起效法。此等钩挑，想亦是效法西法文明之一。但就此形式而论，其不逮中国圈点之美观，已不待言。中国文字，字字匀整，故可每字之旁施以圈点；西洋文字，长短不齐，于是不得不于断句之处志以符号。于是符号之形式遂不能不多变。其在句中重要之处，只可以二钩记其上下。或亦用密点，乃志于一句之后。拙劣如此，而贵报乃不惜舍己以从之，甚矣其惑也。贵报对于中国文豪，专事丑诋。其尤可骇怪者，于古人，则神圣施(耐庵)曹(雪芹)而士芥归(震川)方(望溪)；于近人，则崇拜李(伯元)吴(趼人)而排斥林(琴南)陈(伯严)。甚至用一网打尽之计，目桐城为谬种，选学为妖孽。对于易哭庵樊云门诸公之诗文，竟曰烂污笔墨。曰“斯文奴隶”，曰“丧却人格，半钱不值”。呜呼！如贵报者，虽欲不谓之小人而无忌惮盖不可得矣。今亦无暇一一辩驳。第略论其一二，以明贵报之偏谬而已。贵报三卷三号胡君通信，以林琴南先生而方姚卒不之路之之字为不通。历引古人之文，谓之字为止词，而路字是内动词，不当有止词。贵报固排斥旧文学者，乃于此处因欲驳林先生之故，不惜自贬声价，竟乞灵于孔经，已足令识者齿冷。至于内动词止词诸说，则是拾马氏文通之唾余。马氏强以西文律中文，削趾适履，其书本不足道。昔人有言：“文成法立。”又曰：“文无定法。”此中国之言文法与西人分名动，讲起止，别内外之文法相较，其灵活与板滞，本不可以道里计。胡君谓林

先生此文可言而方姚卒不踏，亦可言方姚卒不因之而踏，却不可言方姚卒不之踏。不知此处两句，起首皆有字，皆承上文论文者独数方姚一句。两句紧相衔接，文气甚劲。若依胡君改为而方姚卒不踏，则句太短促，不成音节。若改为而方姚卒不因之而踏，则文气又近懈矣。贵报于古文三昧全未探讨，乃率尔肆讥，无乃不可乎。林先生为当代文豪，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，迻译外洋小说。所叙者皆西人之事也，而用笔措词，全是国文风度，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，是岂寻常文人所能企及？而贵报乃以不通相诋，是真出人意外。以某观之，若贵报四卷一号中周君所译陀思之小说，则真可当不通二字之批评。某不能西文，未知陀思原文如何。若原文亦是如此不通，则其书本不足译。必欲译之，亦当达以通顺之国文，乌可一遵原文迻译，致令断断续续，文气不贯，无从讽诵乎？噫，贵报休矣！林先生渊懿之古文，则目为不通；周君蹇涩之译笔，则为之登载，真所谓弃周鼎而宝康瓠者矣。林先生所译小说，无虑百种。不特译笔雅健，即所定书名，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。如云“吟边燕语”，云“香钩情眼”，此可谓有句皆香，无字不艳。“香钩情眼”之名，若依贵报所主张，殆必改为“革履情眼”而后可。试问尚复求何说话？又贵报之白话诗，则尤堪发噱。其中有数首，若以旧日之诗体达之，或尚可成句。如“两个黄蝴蝶”改为“双飞”，“天上”改为“凌霄”，“不知为什么”改为“底事”，则辞气雅洁远乎鄙倍矣。此外如胡君之《他》，通首用他字押韵，沈君之《月夜》，通首用着字叶韵，以及刘君在《相隔一层纸》，竟以“老爷”二字入诗，则真可谓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吾意作者下笔之时，恐亦不免颜赧。不过既欲主张新文学，则必异想天开，取旧文学中所绝无者而张以凑入耳。此等妙诗，恐亦非

西洋所有也。贵报之文，什九嵌入西洋字句。某意贵报诸子必多留学西洋，沐浴欧化，于祖国文学本非所深知，深恐为人耻笑。于是先发制人，攻诘之不遗余力，而后可以自便。某迂儒也，生平以保存国粹为当务之急，居恒研究小学，知中国文字制作最精。（如人字左笔为男，男为阳为天，故此笔之末，尖其锋，以示轻清上浮之意；右笔为女，女为阴为地，故此笔之末，顿其锋以示重浊下凝之意。又如暑字中从土，上从日，谓日晒地上也。下又从日，谓夕阳西下之后日入地下也。土之上下皆有日，斯则暑气大盛也。中以贯其上下二日，以见二日仍是一日。古人造字之精如此。）字义含蕴既富，字形又至为整齐。少至一画，多或四五十画。书于方寸之地，大小可以调匀。（如一字不觉其偏，鸾字不觉其长。）古人造字之妙，岂西人所能梦见。其对偶之工，尤为巧不可阶。故楹联之文，亦为文学中之一体。西字长短无定，其楹联恐未能逮我。不但楹联，如赋如颂如箴如铭，皆中国国粹之美者。然西洋文学者，未尝称道及此。即贵报专以提倡西洋文学为事，亦只及诗与小说二种，而尤偏重小说。嗟夫，论文学而以小说为正宗，其文学荒伦幼稚，尚何待论。此等文学，居然蒙贵报诸子之崇拜，且不惜举祖国文学而一网打尽，西人固应感激贵报矣。特未识贵报同人扪心自问，亦觉内疚神明否耶？今请正告诸子：文有骈散，各极其妙，惟中国能之。骈体对仗工整，属句丽辞，不同凡响。引用故实，采撷词藻，非终身寝馈于文选诸书者，不能工也。（胡钱诸君皆反对用典。胡君斥渔洋《秋柳诗》，谓无不可作几样说法。钱君斥《佩文韵府》为恶腐朽之书。此等论调，正是二公自暴其俭学。以后望少说此等笑话，免贻讥通人。）散体则起伏照应，章法至为谨严。其曲折达意之处，多作